

中 国 古 典 名 著 文 库

好逑传

名教中人 / 编次 廖祖灿 / 点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名著文库

好逑传

名教中人 / 编次 廖祖灿 / 点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逑传 / 名教中人编次, 廖祖灿点校.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96-2526-0

I. 好… II. ①名…②廖…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1038 号

好逑传

名教中人 编次 廖祖灿点校

责任编辑: 欧子布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10,000

印 数: 6000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526-0

定 价: 5.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本社积数年之力,精益求精,郑重推出这套《中国古典名著文库》,以飨读者。本套丛书的主要特色有:

一、编选精。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世代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古典通俗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历代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因此,这套丛书不仅注重选取传统文化典籍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而且也侧重于精心搜求一批著名的古典通俗小说,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收藏愿望。

二、点校严。本套丛书约请有关专家学者精心整理,对不同底本和校本进行严格校勘,力求权威、通俗,旨在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提供一套讹误较少、明晓易读的名著读本。对于古典名著中存在的异体字、通假字、俗体字、方言字等情况,在尊重古典名著特点的前提下,既注意保持原貌,又按照有关标准和现在的阅读习惯加以取舍,择善而从。

同时本套丛书风格统一、品种齐全、价格低廉,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珍爱。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	1
第 二 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	10
第 三 回	水小姐俏胆移花	19
第 四 回	过公子痴心捉月	28
第 五 回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	37
第 六 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	46
第 七 回	五夜无欺敢留髻以饮	55
第 八 回	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	64
第 九 回	虚捏鬼哄佳人止引佳人喷饭	73
第 十 回	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	81
第十一回	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	90
第十二回	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	99
第十三回	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	108
第十四回	舍死命救人为识英雄	117
第十五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	126
第十六回	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	136
第十七回	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	145
第十八回	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逮	155

第一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

诗曰：

偌大河山偌大天，万千年又万千年；
前人过去后人续，几个男儿是圣贤？

又曰：

寤寐相求反侧思，有情谁不爱蛾眉？
但须不作钻窥想，便是人间好唱随。

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有一个秀才，姓铁，双名中玉，表字挺生；生得丰姿俊秀，就像一个美人，因此里中起个诨名，叫做“铁美人”。若论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该温存，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铁一般，十分执拗；又有几分膂力，有不如意，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倘或交接富贵朋友，满面上霜也刮得下来，一味冷淡。却又作怪，若是遇着贫交知己，煮酒论文，便终日欢然，不知厌倦。更有一段好处：人若缓急求他，便不论贤愚贵贱，慨然周济；若是谀言谄媚，指望邀惠，他却只当不曾听见。所以人多感激他，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

他父亲叫做铁英，是个进士出身，为人忠直，官居御史，赫赫有敢谏之名。母亲石氏，随父在任。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见事又敢作敢为，恐怕招愆，所以留在家下。他天资既高，学问又出人头地，因此看人不在眼上，每日只闭户读书。至读书有兴，便独酌陶情；虽不叫做沉酣曲蘖，却也朝夕少它不得。再有兴时，便是寻花问柳，看山玩水而已。

十五六岁时，父母便要与他结亲，他因而说道：“孩儿素性不喜偶俗，若是朋友，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也。夫妇乃五伦之一，一偕伉俪，便是白头相守；倘造次成婚，苟非淑女，勉强周旋则伤性，却之掷之又

伤伦，安可轻议？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以图选择。”父母见他说得有理，便因循下来，故至今年将二十，尚未有配，他也不放在心上。

一日，在家饮酒读书，忽读到比干谏而死，因想道：为臣尽忠，虽是正道，然也须有些权术，上可以悟主，下可以全身，方见才干；若一味耿直，不知忌讳，不但事不能济，每每触主之怒，成君之过，至于杀身，虽忠何益？又饮了数杯，因又想道：我父亲官居言路，赋性骨鲠，不知机变，多分要受此累。一时忧上心来，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苦劝一番；遂无情无绪，彷徨了一夜。

到次日，天才微明，就起来吩咐一个托得的老家人，管了家事，又叫人收拾了行李，备了马匹。只叫一个贴身服侍的童子，叫做小丹的跟随进京，去定省父母。正是：

死君自是忠臣志，忧父方成孝子心。

任是人情百般厚，算来还是五伦深。

铁公子忙步进京，走了两日，心焦起来。贪着行路，不觉错过宿头。天色渐晚，没个歇店，只得沿着一带土路，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到了村中，只见村中虽有许多人家，却东一家，西一家，散散住开，不甚相连。此时铁公子心慌，也不暇去拣择大户人家，只就近便，在村口一家门前下了马，叫小丹牵着，自走进去，叫一声：“有人么？”

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婆子来，看见铁公子秀才打扮，忙问道：“相公莫非是京中出来，去看韦相公，不认得他家，要问我么？”铁公子道：“我不是看甚么韦相公。我是要进京，贪走路，错过了宿头，要借住的。”老婆子道：“若要借住不打紧，但是穷人家没好床铺供给，莫要见怪。”铁公子道：“这都不消，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我自重谢。”遂叫小丹将行李取了进来。那老婆子叫他将马牵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又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一面烧了一壶茶出来，请铁公子吃。

铁公子吃着茶，因问道：“你方才猜我是京里出来看韦相公的，这韦相公却是何人？又有何事，要谁来看他？”老婆子道：“相公，你不知道，我这地方原不叫做韦村，只因昔年出过一个韦尚书，他家人丁最盛，村中十停人家，到有六七停姓韦，故此才叫做韦村。不期兴衰不一，过了数十年，这韦姓一旦败落，不但人家穷了，连人丁也少了。就

有几家，不是种田，就是挑粪，从没个读书之子。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忽生出一个韦相公来，才十六七岁，就考中了一个秀才。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的秀才人家，爱他年纪小，有才学，又许了一头亲事；只因他家一贫彻骨，到今三四年，尚不曾娶得。数日前，忽有一个豪富大官府，看见他妻子生得美貌，定要娶她。她父母不肯，那官府恼了，因倚着官势，用强叫许多人将女子抬了回去。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韦相公慌了，急急进京去访问。不期访了一日，不但他妻子没有踪迹，连他丈父、丈母也没个影儿。欲要告状，又没个指实见证；况他对头又是个大官府，如何理论得他过？今日气苦不过，走回来对他母亲大哭了一场，竟去长溪里投水。他母亲急了，四下央邻人去赶，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不知可赶得着否，故此相公方才来，我只道是他的好朋友，知他着恼，来看他。”

正说不了，只听得门外嚷嚷之声。二人忙走出来看，只见许多乡人，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掩着面哭了过去。老婆子见他老官儿也同着走，因叫说道：“家里有客人，你回来吧，不要去了。”内中一个老儿听见叫，忙走了回来道：“我家有甚客人？”忽抬头看见铁公子，因问道：“莫非就是这位相公？”老婆子道：“正是这位相公，因走错了路，要借宿。”老官儿道：“既是相公要借宿，怎不快去收拾夜饭，还站在这里看些甚么？”老婆子道：“不是我要看，也是这位相公问起韦相公的事来，故此同看看。我且问你，韦相公的妻子，既是青天白日许多人抢了去，难道就没一个人看见，为何韦相公访来访去，竟不见些影响？”老官儿道：“怎的没影响，怎的没人看见？只是他的对头厉害，谁敢多嘴，管这闲事，去招灾揽祸？”老婆子道：“果是不敢说？”老儿道：“莫道不敢说，就是说明了，这样所在，也救不出来。”老婆子道：“若是这等说，韦相公这条性命，活不成了？可怜，可怜！”说罢，就进去收拾夜饭。

铁公子听了，在旁冷笑道：“你们乡下人，怎这样胆小没义气？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说这宽皮话儿。”老儿道：“怎的没人知道消息？莫说别人，就是我也知道。”铁公子道：“你知道在哪里？”老儿道：“相公是远方过路人，料不会管这闲事，就在面前说也不妨。相公，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哪里？”铁公子道：“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

老儿道：“若是公侯的深闺秘院，有人出入，也还容易缉访。说起来这个对头，是世代公侯，祖上曾有汗马功劳，朝廷特赐他一所养闲堂，叫他安享，闲人不许擅入。前日我侄儿在城中卖草，亲眼看见他将这女子藏了进去。”铁公子道：“既有人看见，何不报知韦相公，叫他去寻？”老儿道：“报他有何用？就是我热心肠与韦相公说了，韦相公也没本事去问他一声，看他一眼。”铁公子道：“这养闲堂在何处，你可认得？”老儿道：“养闲堂在齐化门外，只有一二里路，想是人人认得的，只是谁敢进去？”说完，老婆子已收拾了夜饭，请铁公子进草屋去吃。铁公子吃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草草睡了一夜。

到次日起来，老儿、婆子又收拾早饭，请他吃了。铁公子叫小丹称了五钱银子，谢别主人，然后牵马出门。临上马，老儿又叮嘱道：“相公，昨晚说的话，到京中切不可吹风，恐惹出祸来。”铁公子道：“关我甚事，我去露风？老丈只管放心。”说罢，遂往大路而行，正是：

奸狡休夸用智深，谁知败露出无心；

劝君不必遮人目，上有苍苍自鉴临。

铁公子上马，望大路才走不到二三里，只见昨晚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在前面走一步，顿一步足，大哭一声道：“苍天，苍天，何令我受害至此！”铁公子看明了，忙将缰绳一提，赶到前面，跳下马来，将他肩头一拍道：“韦兄不必过伤，这事易处，都在我小弟身上，管取玉人归赵。”

那少年猛然抬头，看见铁公子是个贵介行藏，却又不认得，心下惊疑，说道：“长兄自是贵人，小弟贫贱，素不识荆，今又正在患难之中，怎知贱姓，过蒙宽慰，自是长兄云天高谊；但小弟的冤苦，已难申诉。长兄纵有荆、豫侠肠，昆仑妙手，恐亦救援小弟不得。”铁公子道：“蜂虿小难，若不能为兄排解，则是古有豪杰，今无英雄矣，岂不令郭解笑人？”

那少年听了，愈加惊讶道：“长兄乃高贤大侠，小弟在困顿中，神情昏愤，一时失敬。且请问贵姓尊表，以志不朽。”铁公子道：“小弟的贱名，此时仁兄且不必问。倒是仁兄的尊讳，与今日将欲何往，倒要见教了，我自有说。”

那少年道：“小弟韦佩，贱名柔敷，今不幸遭此强暴劫夺之祸，欲

要寻个自尽，又奈寡母在堂；欲待隐忍了，又正当此圣明之朝，况在辇毂之下，岂容纨绔奸侯，强占人家受聘妻女，以败坏朝廷之纲常伦理情？实不甘，昨晚踌躇了一夜，因做了一张揭帖，今欲进京，拚这一条穷性命，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虽知贵贱相悬，贫富不敌，然事到头来，也说不得了。”因在袖中取出了一张揭帖，递与铁公子道：“长兄请一看，便知小弟的冤苦了。”说罢，又大声痛哭起来。

铁公子接了揭帖，细细一看，方知他丈人也是个秀才，叫做韩愿，抢他妻子的是大夬侯。因说道：“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然事关勋爵，必须进呈御览，方有用处；若只递在各衙门，他们官官相护，谁肯出头作恶？吾兄自递，未免空费一番气力，终归无用；若是付与小弟带去，或别有妙用，也未可知。”

韦佩听了，连忙深深一揖道：“得长兄垂怜，不啻枯木逢春。但长兄任劳，小弟安坐，恐无此理。莫若追随长兄马足入城，以便使令。”铁公子道：“仁兄若同到城，未免招摇耳目，使人防嫌。兄但请回，不出十日，当有佳音相报。”韦佩道：“长兄卵翼高情，真是天高地厚，但恐书生命薄，徒费盛意。”说到伤心处，又将堕下泪来。铁公子道：“仁兄青年男子，天下何事不可为，莫只管做些儿女态，令英雄短气！”韦佩听了，忙欢喜致谢道：“受教多矣！”铁公子说罢，将揭帖笼入袖中，把手一拱，竟上马带着小丹，匆匆去了。

韦佩立在道旁目送，心下又惊又疑，又喜又感，就像做了春梦一般，不敢认真，又不敢猜假；恍恍惚惚，只立到望不见铁公子的马影，方才懒懒地走了回去。正是：

心到乱时无是处，情臻苦际只思悲。

漫言哭泣为儿女，豪杰伤心也泪垂。

原来这韦村到京，只有四五十里。铁公子一路趲行，日才过午，就到了京城。心下正打算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要他先动了疏奏明，然后奉旨拿人。不期到了私衙门前，静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见，心下暗着惊道：这是为何？慌忙下马到堂上，也不见有吏人守候，愈加着忙。再走入内宅，见内宅门却是关的，忙叫几声，内里家人听见，认得声音，忙取钥匙开了门，迎着叫道：“大相公，不好了！老爷前日上本，伤触了朝廷，今已拿下狱去了，几乎急杀。大相公来得好，快到内房去

商量。”铁公子听了，大惊道：“老爷上的是甚么本，就至于下狱？”

一头问，一头走，也等不得家人回答，早已走到内房。母亲石夫人忽看见，忙扯着衫袖，大哭道：“我儿，你来得正好！你父亲今日也说要做个忠臣，明日也说要做个忠臣，早也上一本，晚也上一本，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不知是死是生！”铁公子先已着急，又见母亲哭作一团，只得跪下，勉强安慰道：“母亲不必着急，任是天大事情，也少不得有个商量。母亲且说父亲上的是甚么本，为甚言语触犯了朝廷？”

石夫人方扶起铁公子，叫他坐下，因细细说道：“数日前你父亲朝罢回家，半路上忽撞见两个老夫妻，被人打得蓬头赤脚，衣裳粉碎，拦着马头叫屈。你父亲问他是甚人，有何屈事？他说是个生员叫做韩愿，因他有个女儿，已经许字与人，尚未曾娶去；忽被大夹侯访知有几分颜色，劈头叫人来说，要讨她作妾。这生员道是已经受聘，抵死不从，又挺触了他几句，那大夹侯就动了恶心，使出官势，叫了许多鹰犬，不由分说，竟打入他家，将女儿抢去。这韩愿情急，追赶拦截，又被他打得狼狈不堪。你父亲听了，一时怒起，立刻就上了一疏，参劾这大夹侯。你父亲若是细心，既要上本，就该将韩愿夫妻拘禁，做个证据，叫他无辞便好。但是你父亲在恼怒中，竟不提防。及圣旨下来，着刑部审问；这贼侯奸恶异常，有财有势，竟将韩愿夫妻捉了去，并这女子藏得无影无踪。到刑部审问时，没了对头；大夹侯转办一本，说你父亲毁谤功臣，欺诳君上。刑部官又受他的嘱托，也上本参论。圣上恼了，竟将你父亲拿下狱去定罪。十三道同衙门官，欲代上疏辩救，苦无原告，没处下手，这事怎了？只怕将来有不测之祸。”

铁公子听完了，方定了心，说道：“母亲请宽怀，孩儿只道父亲论了宫闱秘密不可知之事，便难分辩。韩愿这件事，不过是民间抢夺，贵豪窝藏，有司的小事，有甚难处？”石夫人道：“我儿莫要轻看，事虽小，但没处拿人，便犯了欺君之罪。”

铁公子道：“若是父亲造捏假名，果属乌有，故入人罪，便是欺君。若韩愿系生员，并他妻女，明明有人。一时抢劫，万姓共见。台臣官居言路，目击入告，正其尽职，怎么叫做欺君？”石夫人道：“我儿说的都是太平话，难道你父亲不会说？只是一时间没处拿这三个人，便塞

住了嘴，做声不得。”铁公子道：“怎拿不着？就是盗贼奸细，改头换面逃走，天涯海角，也要拿来；况这韩愿三人皆含屈负冤之人，啼啼哭哭，一步也远去不得的。不过窝藏辇毂之下，捉他何难？况此三人，孩儿已知踪迹，包管手到擒来，母亲但请放心。”石夫人道：“这话果是真么？”铁公子道：“母亲面前，怎敢说谎？”

石夫人方欢喜说道：“若果有些消息，你吃了饭，可快到狱中通知父亲，免他愁烦。”一面叫仆妇收拾午饭，与铁公子吃了；又替他换了青衣小帽，就要叫家人跟他到狱中去。铁公子想一想道：“且慢！”又走到书房中，写了一道本；又叫母亲取出御史的关键夹带了；他将韦佩的揭帖，也包在一处袖了，方带着家人，到刑部狱中，来看父亲。正是：

任事不宜凭胆大，临机全靠有深心；

若将血气雄为勇，豪杰千秋成嗣音。

铁公子到了狱中，狱官知是铁御史公子，慌忙接见，就引入内重一个小轩子里来道：“尊公老爷在内，可进去相见；恐有密言，下官不敢奉陪。”铁公子谢了一声，就走入轩内。只见父亲没有拘挛，端然正襟危坐，便忙进前拜了四拜道：“不肖子中玉，定省久疏，负罪不浅！”

铁御史突然看见，忙站起来，惊问道：“这是我为臣报国之地，你在家不修学业，却到这里来做甚么？”铁公子道：“大人为臣既思报国，孩儿闻父有事在身，安敢不来？”铁御史听了，沉吟道：“来固汝之孝思，但国家事故多端，我为谏官，尽言是我的职分；听与不听，死之生之，在于朝廷，你来也无益。”铁公子道：“谏臣言事，固其职分，亦当料可言则言，不可言则不言，以期于事之有济；若不管事之济否，只以敢言为尽心以塞责，则不谙大体与不知变通之人，捕风捉影，哓哓于君父之前，以博高名者，皆忠臣矣，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耶？”铁御史叹道：“谏臣言事，自望事成，谁知奸人诡计百出。就如我今日之事，明明遇韩愿夫妻叫伸冤屈，我方上疏，何期圣旨着刑部拿人，而韩愿夫妻已为奸侯藏过，并无踪影，转坐罪于我。然我之本心岂捕风捉影，欺诳君父哉！事出意外，谁能预知？”

铁公子道：“事虽不能预知，然凡事亦不可不预防。前之失既已往不可追矣，今日祸已临身，急急料理，犹恐迟误，复生他变，大人奈

何安坐囹圄，静听奸人诬陷陷害？”铁御史道：“我岂安坐囹圄？也是出于无奈。若说急急料理，原告已被藏匿，无踪无影，叫我料理何事？”铁公子道：“怎无踪影？但刑部党护奸侯，自不用力。父亲宜急请旨自捕，方能完事。”铁御史道：“请旨何难，但恐请了旨，无处捕人，岂不又添一罪？”铁公子道：“韩愿妻女三人踪迹，孩儿已访的在此；但干涉禁地，必须请旨去拿，有个把柄，方可下手。”铁御史道：“我也曾托相好同官，着精细捕人，四路缉访，并无一点风声。你才到京，胡能就访得的确，莫非少年孟浪之谈？”铁公子道：“此事关系身家性命，孩儿怎敢孟浪？”

因看看四下无人，遂悄悄的将遇见韦佩并老儿传言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又取出韦佩的揭帖，与铁御史看。铁御史看了，方欢喜道：“有此一揭帖，韩愿妻女三人纵捉获不着，也可减我妄言之罪。但所说窝藏之处，我尚有疑。”铁公子道：“此系禁地，人不敢入，定藏于此，大人更有何疑？”铁御史道：“我只虑奸侯事急，将三人谋死以灭迹。”铁公子道：“大夫侯虽说奸恶，不过酒色之徒，恃着爵位欺人，未必有杀人辣手。况贪女子颜色，心中恋恋不舍，既有此禁地藏身，又有刑官党护，又见大人下狱，事不紧急，何至杀人？大人请放心勿疑。”铁御史又想了想道：“我儿所论，殊觉有理，事到头来，也说不得了，只得依你。待我亲写一本，汝回去快取关防来用，以便奏上。”铁公子道：“不需大人费心，本章孩儿已写在此，关防亦带在此；只消大人看过，若不改就可上了。”因取出递与铁御史。铁御史展开一看，只见上写着：

河南道监察御史，现系狱罪臣铁英谨奏，为孤忠莫辨，恳恩降敕自捕，以明心迹事：窃闻耳目下求，人主之圣德，刍菟上献，臣子之尽心。故言官言事，尚许风闻，未有据实入陈，反加罪戾者也。臣前劾大夫侯沙利，白昼抢掳生员韩愿已聘之女为妾，实名教所不容，礼法所必诛。邀旨敕刑部审问，意谓名教必正，礼法必申矣。不料奸侯如鬼如蜮，暗藏原告以瞒天；又不料刑臣不法不公，明纵犯人以为恶，反坐罪臣纆绁。臣素丝自信，料难宛转。窃臣赤胆天知，只得哀求圣主，伏望洪恩，怜臣朴直遭诬，乞降一敕，敕臣自捕。若朝奉敕而夕无人，则臣万死无辞矣；若获

其人，则是非曲直，不辩自明矣。倘蒙天恩怜准，须秘密其事，庶免奸侯又移巢穴。再敕不论禁地，则臣得以展布腹心。临表不胜激切待命之至！外韦佩揭帖一纸，开呈御览，以明实据。

铁御史看完，大喜道：“此表剴切详明，深合我意，不消改了。”一面封好，一面就请狱官烦他代上。狱官不敢推辞，只得领命，到通政司去达上。只因这本一上，有分教：

打碎玉笼，顿开金锁！

铁御史上了此本，不知上意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探虎穴巧取蚌珠还

诗曰：

治世咸夸礼法先，谁知礼法有时愆；

李膺破柱方称智，张俭投门不算贤。

木附草依须着鬼，鹰拿雀捉岂非仙？

始知为国经常外，御变观通别有权。

话说铁御史依了铁公子，上疏请旨自捕。在狱中候不得两日，早颁下一道密旨，到狱中来。铁御史接着，暗暗开看，见是准了他的本，即命他自捕。满心欢喜。因排起香案来，谢过了圣旨，仍旧将圣旨封好，不许人见。因自想道：圣旨虽准，只愁捉不出人来，却将奈何？就与铁公子商量，要出狱往捕。铁公子道：“大人且慢！大人一出狱，便招摇耳目，惊动了大夫侯，使他提防。莫若大人再少坐片时，待孩儿悄悄出去，打开了养闲堂，捉出了韩愿妻女，报知大人；然后大人飞马来宣旨拿人，方为万全之计。”铁御史点头道：“是。”因将密旨藏好，又嘱狱官勿言。暗暗吩咐铁公子道：“此行务要小心为是！”

铁公子领命，即悄悄走回私衙，与母亲说知；又叫母亲取出小时用的铜锤来。原来铁公子十一二岁时，即有膂力，好使器械，曾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锤，重二十余斤，时时舞弄玩耍。铁御史进京做官，恐他在家耍锤，惹出事来，故此石夫人收了他的，带到京中。铁公子不敢有违亲命，只得罢了。今日石夫人忽听见讨取，因惊问道：“前日你父亲一向不许你用，今日为何又要？”铁公子道：“此去深入虎穴，不带去无以防身。”石夫人见说得有理，便不拗他；因叫人取了出来付与他，并嘱咐他道：“只可防防身，不可惹事。”

铁公子应诺。又叫人暗暗传呼了一二十个能事的衙役，远远跟随，以备使唤，又叫人取酒来饮。饮到半酣，却换了一身武服，暗带铜

锤，装束得天神相似，外面仍罩儒衣，骑了一匹白马，只叫一人跟随，竟暗暗潜出齐化门来，并不使一人知觉。

出了城门，放开辔头，霎时间就望见了一所大宅院，横于道左：高瓦飞甍，十分富丽。铁公子心知是了，遂远远下了马，叫小丹牵着，自却慢慢踱到跟前。细细一看，只见两边是两座牌坊，那牌坊上皆有四字：一边乃是“功高北阙”，一边是“威镇南天”。牌坊中间，却是三个虎座门楼，门楼上，中间直立着一匾，匾上写的是“钦赐养闲”四个大金字。门楼下三座门，俱紧紧闭着。

铁公子看了一回，见没有人出入，心下想道：此正门不开，侧首定有旁门出入。因沿着一带高墙，转过一条横路，半腰中果有一座小小门楼，两扇金钉朱门，却也闭着，门上锁着一把大锁，又十字交贴着大夬侯的两张封皮。那铁公子细细一看，封皮虽是封的，却是时常启开拆断了的；门虽闭着，却露条亮缝，内里不曾上闩。门旁粉壁上又贴着一张告示，字有碗大，上写着：“大夬侯示：此系朝廷钦赐禁地，官民人等，俱不得至此窥探，取罪不小。特示！”门楼两旁，有两间门房，许多家人在内看守。

铁公子看在眼里，也有些诧异，便不轻易惊动他，急回身走到小丹牵马的所在，将儒衣脱去，露出一身武装，手提铜锤，翻身上马，因吩咐小丹道：“你可招呼众捕役，即使赶来，紧紧伺候。倘捉了人，可即飞马报知老爷，请他快来。”小丹答应了。然后一辔头跑到门楼前，跳下马来，手执铜锤，大声叫道：“奉圣旨要见大夬侯，快去通报！”

门房中忙走出四五个头顶大帽、身穿绢衣的家人来，一时摸不着头脑，慌慌张张答应道：“老爷在府中，不在此处。”

铁公子大喝一声道：“胡说！府中人明明供称在此，你这班该死的奴才，怎敢隐瞒，违背圣旨，都要拿去砍头！”吓得众家人面面相觑，仓促中答应不来。铁公子又大声叫道：“还不快快开门，只管挨死怎么！”内中一个老家人，见嚷得慌，只得大着胆子回说道：“公侯人家，老爷不在此，谁敢开门？就是开了门，此系朝廷钦赐的禁地，谁也不敢进去。”

铁公子听了，大怒道：“奉圣旨拿人，怎么不敢进去？你不开，等我自开。”因走近前，举起铜锤，照着大锁上只一锤，豁的一声响，早已

将大锁并铜环打折，落在地下，那两扇门便豁喇喇自开了。铁公子见门开，大踏步径往里走去。众家人看见铁公子势头勇猛，谁敢拦阻？只乱嚷道：“不好了！”飞一般跑进去报信。

原来这大夬侯因一时高兴，将韩愿女儿抢了来家，也只看是穷秀才家无处伸冤；不期撞见铁御史做对头，上疏参论；又不料圣旨准了，着刑部审问，一时急了，没法摆布，只得将韩愿夫妻一并抢来，藏在养闲堂内，以绝其迹，却上疏胡赖。初时还恐怕有人知觉，要移窠穴，后见刑部用情，不出力追，反转将铁英拿下了狱，便十分安心，不复他虑。只是这韩氏女子寻死觅活，性烈难犯；韩愿夫妻又论长论短，不肯顺从。每日备酒醴相求，韩愿一味执拗。

这日急了，正坐在养闲堂，叫人将韩愿洗剥了，捆起来，用刑拷打，要他依允。因说道：“你虽是个秀才，今既被我捉了来，要你死，只当死一鸡一狗，哪里去伸冤？”

韩愿道：“士虽可杀，只怕天理难欺，王法不漏，那时悔之晚矣，老大人还须三思！”大夬侯道：“你既要我三思，你何不自忖：你一个穷秀才，女儿与我公侯为妾，也不玷辱于你。你若顺从了，明日锦衣玉食，受用不尽，岂不胜似你的淡饭黄羹？”

韩愿道：“生员虽贫士也，语云，‘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岂有圣门弟子，贪纨袴之膏粱，而乱朝廷之名教者乎！”

大夬侯听了，勃然大怒，正吩咐家人着实加刑。忽管门的四五个人一齐乱跑进来，乱嚷道：“老爷，不好了！外面一个少年武将，手执一柄铜锤，口称奉圣旨拿人。小的们不肯放他进来，他竟一锤将门锁打落，闯了进来，不知是甚么人？如今将到堂了，老爷急需准备。”

大夬侯听见，惊得呆了，正东西顾盼，打帐走入后厅；铁公子早已大踏步赶到堂前，看见大夬侯立在上面，因举一举手道：“贤侯请了！奉旨有事商量，为何抗旨不容相见？”

大夬侯见躲避不及，只得下堂迎着道：“既有圣旨，何不先使人通知，以便排香案迎接，怎来得这等鲁莽？”铁公子道：“圣旨秘密紧急，岂容漏泄迟缓？”因迎上一步，右手持锤，左手将大夬侯一把紧紧捉住道：“请问贤侯，此乃朝廷钦赐养闲禁地，又不是有司衙门，这阶下洗剥受刑的却是甚人？”大夬侯因藏匿韩愿，心先着忙，及听见来人口口